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楊氏易傳卷十七

宋慈谿楊簡敬仲撰

三三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彖曰艮止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
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无咎也

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行者實不知止知行
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

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後爲光明而後爲得易之道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在乎前不在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鼻口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則應用交措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強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

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
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自是無思無爲如水鑑如日
月光明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也耳雖
聽而不流於聲也作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
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實無也萬變畢見
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非所有而無
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本無止本無所今曰止
其所者姑爲之言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
有我則有所矣不獲其身雖形體猶不獲也非實有

形體而強不獲也形體自非有無之所不可言也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爲道而有形者非道豈獨無形者爲妙而有形者不妙邪未始不一人自不一故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也人不可以有無論本無所見也見則意動而遷矣非止也天地之變化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三才一也動靜一也有無一也故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明目而視之不可得

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三子以
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丘也孔子之言止於此而不復詳其所以然者正以
非有無動靜思爲之可言而無所容其言也子擊譬
於衛所警告於人者也昭昭明明而不可復言也凡
孔子之所已言者則又曰子欲無言則言非孔子之
所欲也以爲言非夫子之所欲而又曰繫辭焉以盡
其言則言又可盡又非所不欲然則道豈有無動靜
可否之所可論哉道豈有無動靜可否之所不可論

哉光明者言有亦可言無亦可言動靜亦可言可否
亦可不光明者言有不可言無不可言動靜不可言
可否不可曰上下敵應不相與者以是卦上下皆敵
初與四皆陰二與五皆陰三與上皆陽非相與之象
也旣曰敵矣何以言應非謂截然不與物應也雖應
而不動也猶未嘗相與也如水鑑中之萬象交錯紛
然而水鑑未嘗有交錯紛然也如此則無咎苟惟不
然則意起而私物我裂而怨咎交作矣此道昭然必
取上下敵應不相與之象者昏蔽者多必疑必駭故

必指象以爲證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抱關自有抱關之位君子所思不出抱關乘田自有
乘田之位君子所思不出乘田大舜耕於歷山則安
乎歷山及其爲天子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則又安
乎南面子思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以至於我自有
我之位彼自有彼之位今有人犯之則忿然怒曰彼
何得而犯我是思出其位也彼自出而犯我我安可

復出位而怒之已有善有能彼不我知自彼之失職
我何與焉而悶悶自不安其位焉得之有是位也大
矣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無畔無際常清常
明思輒失之非果無思也慈愛恭敬應酬交錯變化
云爲如四時寒暑未嘗不寂然苟微起思焉卽爲出
位卽失良之道矣良之道卽易之道卦於此及以示
人耳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諸爻取身爲象以人情所以好動而不能靜止者

由有已也初六最下爲趾欲行也而居位下未可行也初六能止之故無咎行則失正矣今止之則未至於失正也然人心易放止不行雖爲貞正未必能久也故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隨上而動者也上止而不見拯不得不隨而動故心不快象曰未退聽者言其心未之休止未肯退聽也誠能退休而遂止一聽天命之如何則其行天也

其止亦天也皆天而不以人爲參焉則不失其本有之天性矣

九三艮其限裂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下之限也身雖有上下之限而氣血未嘗不通和今九三矢中截然固塞艮止不復通和如裂其夤夤齊也不可裂也裂則爲厲薰其心矣言其心之病也象又曰危薰心者再言其心之病當反求諸心不可求諸外也此文乃固塞不通執艮止之迹失艮止之道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孔子曰上

下用情禮之至也今九三艮其上下之限而不用其情不可行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千億萬繆皆起於身能止其身如絲而理其總如火而沃其薪截然寂然本無可言本無所始身氣血爾氣血何所思氣血之中亦何所有聖人於是不言心而言身於以見心乃虛名本無所有苟言心則人心爲實有立我立私禍本益固故聖人於此不言心於咸之四亦不言心象曰止諸躬也亦初無義理可

言申言之而已正而已無可復言者聖人之教人何其直而無隱何其直而無盡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當身之上有輔頰之象艮其輔謹其言則言有序不妄發矣用艮於輔未能不動於意念則不能無悔謀諸心則悔亦亡矣不復放逸於外矣然輔頰亦未易於艮止亦以其中正也故能止之不然則如制驛馬如遏決川安得而止之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有厚義又有不動義書曰惟民生厚其因本厚而
不動之則其厚固冑若也人之德性固未始或動也
中庸曰大德敦化言不動而自化也復曰敦復不動
而自復也臨曰敦臨雖臨乎人而不動也是其不動
非彊爲是不動也人之德性自不動也德性亦曰道
心道心卽意念不動之心曰以厚終也者人性本厚
因物有遷今不遷動則不失其厚如初矣厚者不薄
之稱爾非有實狀也



艮下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所以名卦者山上有木也下艮山上巽木木在山下則其長也速木在山上則其長也漸而彖不及之者於漸進之義非所切也故徑以漸進之義釋女歸之象納采問名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女至以禮而進也天下之事皆然其進也貴乎漸士進而事君不以漸則疏則近利則不正如女之歸則吉進得位而

後可以有功此位剛得中之位也君體剛而又中天下而立而後可以有大有爲可以有功若夫人臣雖進皆不足以言位人臣之位皆君之所命人臣之功亦君之所用使君不用之臣何能爲故臣之功皆君之功也臣無功臣之位皆君之位也臣無位故此慮斯義之未白繼曰其位剛得中也明乎非人臣之位也人臣而必欲成功業於天下者皆妄也不明斯義則懷必欲致功業之意於胸中終妄作而已矣舜禹之進也以正故可以正邦彼莽操亦有繼迹往古之意

豈有暴取而可以正邦者乎人心不可以彊而服也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湯武不爲也故邦可
正也唐太宗假竊義兵之名以欺天下後世而奸利
之穢不可掩也雖力假仁義以朽糞牆人心終不可
彊之使化也故太宗頗有治迹而無治化此所謂正
邦者人心正也非徒飾其迹而已也止而異動不窮
者復發明乎漸進之道止者寂然不動也異隨時順
理不汲汲然也止非彊止未始不止道心無體本無
可動變化進退異動無窮雖動猶不動也不動者其